

歷史與空間

古賢治水「蠻拚的」

馬承鈞

今年入夏以來，受超強厄爾尼諾現象等異常天氣影響，加之熱帶風暴「尼伯特」來襲，我國各地頻頻發生山洪、泥石流、颱風暴潮、積水等洪澇災害，安徽阜陽、湖南岳陽、湖北武漢等長江、淮河流域汛情尤為嚴峻。為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搶險救災工作正在緊張展開，正所謂「天降災難日，人行大愛時」！

水患，中國古代堪稱「常態化」。每當洪澇災害，九州大地都湧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抗洪英雄。毋寧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與天災抗爭的英雄史，其中不乏歷代部落領袖的抗洪業績。

說起古代抗洪英雄，首先會想起大名鼎鼎的大禹和西門豹。

大禹又稱夏禹、帝禹，乃是黃帝的玄孫、顓頊的孫子，為夏后氏首領、夏朝開國君王。當初黃河下游山洪氾濫、暴雨成災，大禹率領抗洪大軍抗擊洪峰，他一改過去以圍堵為主，變成疏導為主，積極疏通山上積水流向平原，減少洪水之災又發展了農業生產。大禹治水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其戰天鬥地、大公無私的精神感天動地有口皆碑。因為大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讓而繼承帝位，眾望所歸成為部落聯盟首領和夏朝開創者。

大禹死後，葬於今浙江紹興市南部的會稽山，從夏朝開始歷代帝王都來禹陵祭祀，筆者也拜謁過大禹廟、大禹陵和大禹祠，迄今香火鼎盛。1995年4月20日，承續中華民族四千年尊禹祀禹的傳統，浙江省翻開新中國祭禹新篇章，每五年一公祭、地方祭祀每年一次。2006年，大禹祭典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自此每年4月20日紹興都舉辦隆重的祭禹典禮。

戰國時期魏國著名政治家西門豹任鄴(今河北臨漳)令時，漳河多次氾濫成災，沿岸人民深受其害。西門豹積極治理漳河，嚴懲「三老」、「廷椽」及「豪長者」，廢除河伯娶妻之陋習，開鑿水渠12條，引漳河水入農田，使大批莊稼得到灌溉，百姓有了好收成，顯赫功績流芳百世。由於西門豹的教誨，老百姓終於明白巫婆和官紳騙錢害人的真相，積極參加抗洪。解放後，內地中小學語文課本均有《西門豹》一課，讀西門豹祠是抗洪救災和相信科學、反對迷信的楷模。

現今河南安陽市安陽縣安豐鄉北豐村，尚有古鄴城西門豹祠遺址，當地群眾稱其為西門豹廟或大夫祠。始建於東漢年間的西門豹祠，1924年毀於戰火，現僅存宋、明、清和民國時的石碑，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說從漢代起，先後有八座西門豹祠出現在漳河沿岸，如今河北省臨漳縣仁壽村尚存西門豹祠堂，其祠奠基石今收藏於臨漳縣縣城博物館內。

自古以來，抗洪救災乃各級官府面臨的要務之一。古代文人從政者眾，積極抗洪的官員中也不乏文壇大腕。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772至846年)當過杭州刺史(相當於杭州市長)，他到任後發現西湖很美，對西湖之上的白沙堤更情有獨鍾，寫下「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蔭裡白沙堤」的詩句。但一到夏天，這裡湖水暴漲淹沒農田，白居易又憂心忡忡起來。於是這位親民的地方官親自察看地形，了解民情，並下令沿湖修建堤壩水閘，攔洪蓄水，既克服了杭城水患之憂，又解決了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這些都為當地百姓帶來無窮的福祉，群眾有口皆碑，便將這道千米長堤稱作「白公堤」。



■王安石石廟。

網上圖片

無獨有偶，兩百多年後的大文豪蘇軾(1037至1101年)也曾主政杭州，當過太守。為了治理西湖、抗擊水患，他也下令在西湖旁打造一項重大水利建設，此乃著名的「蘇堤」。不止在杭州，後來蘇軾調任徐州太守，為阻擋滾滾而來的泗水成災，他又積極組織人力物力抗洪，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在徐州城門外建起一道高十餘丈的標誌性抗洪工程——黃樓，使徐州城從此高枕無憂。「碧水柔波，不盡黎民厚意；黃樓明月，長留太守清風」，刻在黃樓上的這幅楹聯，表達了徐州人民對蘇東坡的敬仰與感激。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768至824年)，也是抗洪大功臣。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憲宗李純迎佛骨入大內，任刑部侍郎(相當於司法部副部長)的韓愈直言不諱上奏《論佛骨表》力諫，竟惱怒了一貫勤勉政事的憲宗皇帝，一紙詔書將韓貶至數千里外的廣東潮州任刺史。韓愈未因降級貶職而氣餒，初到潮州正值大雨成災，惡溪(又名鑑溪)衝垮大石橋奔瀉而下，洪水將大批農田淪為澤國。韓愈義無反顧衝在抗洪一線，他親自冒雨出城，見山洪從城北洶湧而來，下令全城總動員築堤攔洪。身為父母官的韓愈，在城北騎馬淌水做記號，吩咐下屬按記號插上竹竿，命人們按標杆修築堤，使城北儼然變成一座「竹竿山」。百姓們萬眾激昂搶修堤壩，很快堵住洶湧的洪水。從此，潮州再無水患侵擾，「韓文公走馬牽山」佳話也不脛而走，潮州「竹竿山」由此得名。後人為紀念韓愈抗洪，將惡溪改名韓江，韓江之濱的「西湖漁筏」、「韓祠橡木」、「湘橋春漲」、「鳳台時雨」也名列潮州古八景，竹竿山也成潮州一大名勝。

筆者曾多次遊覽寧波的東錢湖，知道曾任宰相的王安石一段抗洪治水的政績。宋慶曆八年(1048年)，王安石出任浙江寧波(鄞縣)知縣，做了許多造福民生的好事、實事，他曾親自率領一支由縣吏組成的水利考察隊，深入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及育王山、東海濱和桃源、青道、萬靈等鄉鎮，詳細了解水患及根治的方法。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王安石調集人力物力「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對寧波的江河湖海進行固塘築壩，既達到攔洪蓄水、灌溉農田之目的，又使之成為兼備養殖、供水和觀賞休閒的優美水域，讓寧波居民免受水患之虞、享受水利之福。千百年來，寧波(鄞縣)人民對王安石念念不忘，為他修建了「重恩祠」、「經綸閣」、「王荊公祠」等，今天在東錢湖還保留著一座王安石廟，只是更名為王安石紀念館了。

當然，歷代賢臣的抗洪，離不開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參與，正是主政者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加之領導與群眾同舟共濟齊心協力，才抵禦了一次次洪水的侵擾，保住了海晏河清、一方平安！有感於此，賦詩一首：

天水洶湧決江河，
城鄉瞬間現澤國。
洪峰難敵賢臣志，
登高一呼萬眾和！

字裡行間

黃仲鳴

尋唐紹儀故居

在珠海長隆玩了兩天。甲說：「我們去唐紹儀故居。」唐紹儀是誰？甲說：「是早年中華民國總統吧？我只聽聞有此勝景，可沒去過。」於是一呼百諾，齊齊看「總統」去。我們太孤陋寡聞了，十多個人竟不知這位大人物何許人也；也沒網絡，手機查不到。旅遊車一路向西或向北駛去，不知道。地方太僻了，司機大佬開了導航，也摸了好一陣子，那才來到唐家古鎮山房路。一條窄窄的路，旅遊車不能深入，於是魚貫下車尋唐去。

天氣酷熱，路人亦稀，更不見貌有遊客者。於是：揮汗問村婦，唐居何處是？言指一橫巷，重門深鎖處。的確是重門深鎖，不得而入。旁有唐媽糖水店，嗜糖者坐下解渴。詢之既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也上了旅遊書，為何不開放？

唐媽成了故居發言人，說：這故居分前後兩座，80年代已重建裝修；但四姨太（即唐紹儀的第四個老婆）的孫子，攜一頭狗入住。政府擬另分兩套房，補幾十萬，叫他走。他迄是不搬，拖拖拉拉，聽說現時已索價二十萬，政府自然不肯，於是一直關門。是那？非那？有馬博士者，登上糖水店天台，望進去，果見一老漢與一犬，遂高呼開門求參觀。老漢不睬不應，迅失蹤影。

除這老年故居外，唐紹儀還在故鄉修建有「小玲瓏山館」，1932年改為「共樂園」，開放給鄉民休憩。故居看不成，於是轉而「共樂」去。天氣太熱了，我興致已無，只在這長街踟躕。此處除糖水店外，還有精雅咖啡店，內中似有文青在焉，此外尚有各式飯店餐館私房菜，更有書院。門前有對聯，嵌中國數目字，不識何字焉。種種設施，似是吸引遊客，力求打造成一幽雅旅遊景點，可是「主角」故居已陳舊，牆壁剝落，尋者只得望門興嘆，還有什麼遊客來哉！

後查始知，唐紹儀可不是什麼「總統」，最高做到內閣總理而已，而且還是在袁世凱手下辦事。有文獻指他先後事清、事袁、事孫(中山)，是個「風派人物」。抗戰時，日本擬招攬，竟遭國民黨軍統先下手為強，刺殺於上海寓所，享年76歲。刺殺過程極戲劇化，殺手知唐嗜愛古董，於是派員假扮賣家，聲稱有一對宋瓷花瓶出售，唐紹儀聞之大喜，囑之上門交易。就在唐滿心喜悅欣賞古玩時，其中一殺手自後抽出斧頭，猛劈後腦，將他活活砍死。一些國民黨元老認為軍統沒有掌握唐紹儀失節確鑿證據而魯莽殺人，大為不滿。其後，蔣介石下令支付治喪費五千元，並將唐生平事跡存付國史館，才息風波。有文指，他是「清末民初名人中死得最慘的一個」，確是。惟我想，唐如非個性左搖右擺，又怎會遭如此慘禍？

這段歷史，在山房路唐紹儀故居的牌匾上當然看不到，在共樂園簡介、唐生平大略亦隻字不提。歷史就是這樣，如不深入追查考證，怎可知真相！



■牌匾釘在剝落的牆壁上，不堪入目。 作者提供

來鴻

孫齊頌

國家有多大？

「國家有多大？」這個問題問得有點癡。三歲的孩子不知可否，五歲的孩子差不多都能答對。從地理概念來說，幅員遼闊的，肯定是大國；人口眾多的，不用說也是大國。像我國，不但幅員遼闊，而且人口眾多，是當之無愧的大國。而像梵蒂岡那樣，面積只有天安門廣場那麼大，常住人口不到一千人，無疑是最爾小國了。從小到大，我一直以出生並生活在一個大國裡感到無比自豪並無尚光榮。

最近在網上看了一個視頻，讓我對原先國家大小的觀念產生了懷疑。話說美國底特律有一位86歲的安格隆(Angelo)老爺子，上個月退休了。這位老人一輩子竟然只在美國稅務局工作了整整60年，從來沒有換過工作崗位，也沒搬過家。從一上班，就乘坐530路公車，一直到退休那一天。本來他的公司很早就暗示過，可以調他去首都華盛頓工作(那裡可是一線城市，薪水高、待遇好、福利多)，但是老人不想去，覺得在底特律就很好。

有的年輕人不太理解，60年啊，一個人怎麼可能一輩子在一個地方工作60年卻沒有跳過槽？這位老人回答道：「這麼跟你說吧，在我心裡排第一位的，是我的宗教信仰，第二位的是我的家庭，第三位的是國家。國家聽起來有些大，其實大概就是我每天在做的這些工作吧。」原來如此，支撐一位老人60年如一日地工作，就是(宗教)信仰、家庭和國家啊。

然而信仰是不變的，家庭是相對固定的，只有國家的大小，與其個人的牽連，很值得思考。安格隆所工作和生活的美國，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看，都屬超級大國，可是在老人看來，這個大國與他本人，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他關心這個國家的大小，只按照固定的路線上下班，只做固定的工作。這種有秩序的生活，有規律的時間，無論是在梵蒂岡還是在華盛頓，差別不大。所謂愛國，最為現實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份內事情，並且盡量做得完美、徹底一些，如此而已。

我從前曾隨領導去偏遠山區搞過調研。那裡的一些老大爺、老大娘，連公共汽車都沒有坐過，一輩子沒有走出過大山。外面的世界，無論多麼精彩或無奈，對於他們毫無意義。我原來所在局的一位領導，上個世紀70年代初去山西當兵，拉練到山區時，當地的老鄉問他：「太原城現在還是閻錫山在管着麼？」這樣的老人，對於一個國家的大小，甚至連概念上的意義都不存在。國家對於他們，只是那個具體的村、具體的鄉鎮。他們為國家的貢獻，就是守好那一方山水、種好集體的地，而代表國家與百姓進行溝通的，無疑是那些基層的鄉鎮幹部或村幹部。

百姓見不到縣長，見不到市長，更見不到省長和總理。鄉鎮幹部與村幹部，對百姓好，心裡想着百姓，為百姓服務，就是「國家公僕」；否則，對百姓兇，刁難百姓，算計百姓，就是「土皇帝」。央視前幾天報道了國務院糾風辦在河南境內，暗訪交警在高速公路上違規檢查罰款的消息，過往車輛不管有無超載超高現象，一律罰你沒商量，讓人想起舊時攔路打劫的土匪行徑：「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國務院檢查人員對記者說：「他們說執行的是上面的規定，我們要執行的是國家的規定。」你看，在那些違規檢查的交警眼裡，國家還沒有他們那個「上面」大呢。

「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現在看來，這句話並非完全是外交辭令。而如果按照安格隆老人的理解，國家不管大小，與個人一律無關。尤其是在一個沒有選徒自由的國度，國籍、省籍甚至村籍就像出生一樣，無法選擇和改變。那麼，我們只有安心立命，為自己謀生，也為國家貢獻。同樣地，我們也有所祈求，祈求這個國家的政府與官員，都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辜負百姓的厚望與重託。



■底特律。 網上圖片

北行詩柬(上)

(一)天地

高潮激盪映青松，雪嶺崇峩聳太空，
洛桑班芙甘下拜，無庸王母覓新宮。

(二)伊犁途次

山連大漠漠連山，千里艱途一日還，
不必明駝沙漠楫，飛天今有好航班。

註：洛桑與班芙兩地，分屬瑞士及加拿大名湖勝地。

詩詞偶拾

應物

俞慧軍

太湖最美天堂島

太湖中最美的小島，當屬蘇州太湖天堂島了。夏至後的一個周日，是「初夏陽媚枇杷熟，楊梅滿山甜」的季節。自駕車過了東山賓館十多分鐘，就到東山的外婆橋碼頭，車停妥後發現蘇州原創旅遊總公司的湯總已在快艇上等候。坐上快艇眺望天堂島，天堂島恰似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於煙波浩淼的太湖，飛馳的快艇將清凌凌的太湖水撩起，陣陣清風撲面而來，使我聞到淡淡的魚蝦味。看着水面上的波浪，望着秀美的湖光，不由讓我想起《太湖美》這首歌來。快艇很快將我們送上嚮往已久的天堂島。

下艇後一踏上天堂島，映入眼簾是一座茅草屋。順着木橋走去，是一片空地，空地上有好幾條轆轤在夏風中輕輕飄蕩，轆轤對面是個「美人關」，是五根一人多高並排站着的淡黃色樹柱。樹柱的頂端橫着一條樹幅，上面寫著「大美人關」四個字，下面刻着四大美人兒的名字，正面依次是：西施、昭君、貴妃、貂蟬，後面分別對應的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

天堂島面積不大、僅有30多畝，但島內卻分了好多區：禽鳥觀賞區、生態休閒區、農林展示區等。隨湯總一路攀登，我們觀賞了孔雀、錦雞還有可愛的小白鵝。沿着島上小道一路走去，路旁有很多許願樹，樹上還繫着很多許願帶，不多時我們就來到山頂上的兩座亭子間，亭子中央分別擺設有吉祥和如

意鐘，「噹！噹！噹！」遊客們爭相敲響吉祥和如意鐘，清脆悅耳的鐘聲在太湖水域瀾漫，久久不息。相傳到天堂島敲鐘，能敲出平安、如意和吉祥。

亭子對面的寒山谷鬱鬱蔥蔥，湖谷相依，水天一色。聽湯總介紹，天堂島曾因張藝謀導演、鞏利主演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又暱稱「鞏利島」。我們觀摩了點綴在天堂島上的幾座零星的茅屋，純原始的建築，凌亂的茅草覆蓋了椎形的屋頂。茅屋內，陳列着琳琅滿目的全國各大劇組來天堂島拍攝的照片：鞏俐、胡軍、陳道明等合影的劇照尤為引人矚目。茅屋外有一口井，井是劇組演員挖的，井水清涼碧藍。我從井裡打一桶水，雙手浸潤其中，感受一次天堂島島民的奢侈。淳樸的天堂島人都是井中取水，土灶做飯，一座座形狀各異的茅草屋，是島上人居住的地方。島的最高處有一間「雲頂茶室」，已近中午，熱情的服務員端來碧螺春茶，並給我們介紹島上最時令新鮮菜餚：蓴菜銀魚羹、桂花冰糖雞頭米、蟹粉獅子頭……呼吸着伴有梅樹、桂樹清香的空氣，品茗着太湖天堂島獨有的美味佳餚，遠離塵世的喧囂，享受如水的寧靜。漫山遍野的花果沁馨，此起彼伏的歡笑聲迴響在天堂島藍瑩瑩的天空、清凌凌的湖面。

天堂島是蘇州太湖天堂中的聖殿。泱泱太湖，號稱「碧波三萬六千頃」，以其秀美的

湖光山色馳名中外，季節輪換中太湖山水以其獨特的姣美容顏，都會給人帶來無限的驚喜與遐想。自小喝太湖水長大的我，雖早知道太湖中有許多小島，但知道天堂島還是近幾年的事，平生第一次踏上世外桃源般的天堂島，使我流連忘返。從天堂島的坡谷一路向上攀登，湖光山色，滿目蔥蘢。空氣裡不時飄蕩着淡淡茶香，還夾雜着蘆葉的清香。從山上一路向下走，午後的艷陽折射在太湖東山的浩瀚水域，湖面微波不興。一群鷺鳥蜻蜓點水般貼着湖面飛翔，忽兒停歇在太湖水域的一方，忽兒作飛翔狀，翼翅激濺起朵朵色彩斑斕的浪花；湖畔林木蔥蘢，百花爭艷。天堂島的紫籐、杜鵑、梅樹……或紅或紫、或藍或黃，被陽光幻化成姍姍嫣紅的一道道彩線，在太湖與天堂島之間點綴成一道道美不勝收的旖旎風景。

坐上回程的快艇，再次登臨外婆橋碼頭時，我舉目遠眺天堂島的四周：聳立的樓宇，閃耀着其古典與現代的美麗和富足；寬闊的柏油路、鮮花錦簇的隔離帶把湖濱裝扮如太湖仙子；波光粼粼的太湖水域，風動帆影，鷗鳥點水，魚翔淺底。寥廓的蒼穹下，天堂島似一葉扁舟，漂浮在碧綠的湖水之上。太湖像一位養育過許多美麗孩子的偉大母親，把造物主恩賜給這片神山聖水的豐厚饋贈孵化成像天堂島一樣的綺麗家園。